

給孫女兒的

一封信

◎白柳



異地的菲律賓賓馬尼拉市暫

住在馬喬該街一〇一四號和德

申堂之中，今夜是颱風夜，全

市籠罩在狂風暴雨中，呼呼的

風聲中夾雜著浙瀟的暴雨，雨

絲飄進了案棹，洒落在我的身

上，我從沈思中驚醒，突然想

起家鄉的妳們，不知是否乖巧

聽話，在妳母親的照顧、奶奶

的呵護中，是否讓妳們三位得

到溫馨、快樂，因為妳們已經

失去了父親的慈愛，在妳們幼

年成長的過程中，已經嚐到了

生離死別之痛，做爺爺的我，

是多麼的不忍心，常常在暗夜

中獨自哽咽，我不是因老年失

子之痛而落淚，而是因為妳們

幼小的心靈中，失怙無助，及

一臉無辜及茫然而感傷。

記得妳們父親在醫師宣告

絕望之際，我時常帶妳們去安

寧病房探親，看著妳們一臉的

茫然與無奈，妳們問我：「爸

爸爲什麼會得到這種絕症，他

離開我們會到那裡去。」

我告訴妳們：「因爲老

申及活佛老師需要妳們的爸爸

去幫忙上天搭幫助道。如果那

一天來臨，妳們會讓爸爸去嗎

？妳們會不忍心嗎？」

妳們的回答卻是那麼懂事的

說：「沒有關係，我們會讓

爸爸去幫老申及活佛老師的

，何況，我們還有爺爺、奶奶

和媽媽。」

在車上的這一段對話，讓

我稍覺寬心一點，也相信妳們能承受這天人訣別的時刻。

在妳爸爸嚔氣的那晚，妳們三位哭成一團，因為妳們看到了妳爸爸肉體上的痛苦煎熬以及不忍心割捨妳們的眼淚，雖然他不能講話，但是從他的淚眼中、他抽蓄的哽咽中、那濕透的枕巾及呼吸困難的急促聲中，我和妳奶奶強忍悲痛，常在他的耳邊告訴他：「你安心的走吧！跟隨仙佛，超脫這苦海，你將脫離凡胎成聖體，你的三位女兒，我們會為你照顧，要感謝天恩師德！」爾後就撒手西歸，我和妳奶奶咬著牙，忍著錐心之痛，承受著人間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劇，為妳父親打理後事。

妳們知道嗎？這一齣悲劇是告訴我們：上帝的兒女，為一大事因緣乘愿下降東土，散佈四面八方，我們如果不能找回失落的兄弟姊妹，上帝也是

一樣的飲泣，因為祂失去了原佛子的心痛不就像我喪子之痛一樣的難過嗎？

自妳們的爸爸停屍在靈堂中，妳們都很乖巧，每天晚上要睡覺的時候，都會要求要看爸爸的一面，才肯去睡覺，當妳們看到爸爸的遺容，妳們說：「爸爸並沒有死，他只是睡覺而已，他與平常睡覺一樣，妳們要叫醒他。」但任妳們如何的呼喚，他依然沒有知覺。我告訴妳們：「妳們的爸爸受了明師一指，死後佛性由仙佛引歸彌勒家園，所以他的遺容，栩栩如生，身軟如綿。」我們要感謝天恩師德，誠如活佛老師說：「生命的意義，不在他的深度，而在於他的寬度。」人死了佛性回天，身軟如綿，正是印證了皇中訓子十誡：「將來妳們都要修道、辦道，以報答天恩師德，知道嗎？」看著妳們懂事的點點頭，我想

，從妳們爸爸身上，妳們已經知道：道真、理真、天命真，得道的可貴。

妳們一定要知恩、感恩、報恩。在妳爸爸的告別式中，有太多、太多的前賢、道親來為妳們的爸爸上香、幫忙。如果不是身在道場，不是沾到天恩師德，怎麼會有許多人來為妳們的父親落淚、送別。尤其是亭安妳在告別式中的祭言是那麼樣的真摯、悲傷，任是鐵打的心腸，也要為妳們落淚。妳說：「爸爸！我對不起你，以前沒有聽你的話，讓你生氣，是我不好，請你原諒我，你要好好的在活佛老師的身邊，幫老師的忙，好好修道，我們會乖乖的聽爺爺、奶奶的話，爸爸！爸爸！你有沒有聽到我的呼喚，嗚：嗚：。」這是妳七歲，妳的祭言，是肺腑碎心之言，是讓人柔腸寸斷、生離死別之言，是那麼樣的感傷，

此情此景，情何以堪，七歲！七歲！只有七歲，失怙之情境是那樣的淒涼，大夥都在爲你們的境遇抽涕，我們嚎啕大哭一場，妳們的叔叔、嬸嬸、姑姑、姑丈擁抱著妳們三位，泣不成聲，他們會做妳們三位的後盾，支持妳們，鼓勵妳們，幫爺爺、奶奶扶養妳們長成人，妳們要體會爺爺，爺爺要妳們長大之後，能夠獻身道場，修道、辦道，立愿了愿。

這三年來，做爺爺的我也歷盡了辛酸，從一九九六年我發生車禍；一九九七年，妳們九十歲的老曾祖母因多病而去世，以及妳們父親的病魔纏身，爺爺爲他東奔西走，想要挽回他的生命，但終究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歸空，這一切的一切，也要告訴妳們三位，爺爺不是沒有愛心去愛妳們，而是要將小愛化作大愛，才毅然含淚，強忍悲痛的離開妳們

，妳們知道嗎？我時常祈禱、懇求 老中賜福給妳們，因此我決定離妳們遠去的因緣告訴妳們。

一九九七年三月廿七日晚，夢見開法會，活佛老師、李鐵柺大仙臨壇，老師走到我的面前，脫下一隻鞋，交給爺爺說：「我要你走更遠的路，你願意？」我叩謝了老師，也領了老師的令，爾後，李鐵柺大仙又走到我的前面，遞給我一條毛巾，我問大仙「這條毛巾怎樣用？」大仙說：「你要怎樣用，都可以。」當時，我不知用意，爾後老師要法會班員，各寫一個字，放在紙箱內，按抽出的字，老師以這字批訓，李大仙幫忙老師，走到我面前，要我抽出一個字，我手一抽出該字竟然是「忍」字，暗叫不妙，但我不灰心，仍然跪求老師慈悲，賜聖水治你爸爸

水給老師，老師看了看說：「還是有雜質」這時我知道大事不妙，這種種的提示，是不祥之兆。而妳們的爸爸也終於在五月十八日撒手西歸，這是數理，也是氣數，無法挽回：。

一九九八年六月廿日，妳的爸爸的事辦完的一個月，我提著簡便的行李，遵守我對老師的諾言：「老師，我會替你分憂代勞。」隻身來到馬尼拉開荒了愿。

沾到天恩師德，在當地許點傳師寶傑的幫忙之下，我度了施定芳第一位菲裔華人，能講華語及福建話，他也沾到了天恩師德於一九九八年八月一、二日參加法會後，開始茹素，一個月之後，他體內的腫瘤不藥而癒，發心渡人，修道辦道，這一切都要感謝天恩師德。這些點點滴滴，我要留下語言文字，告訴妳們，妳們三位能出生在修道家庭的一份子

，都是乘愿而來，妳們要打起精神，要知道歷代聖賢偉人，都是從困境中磨煉出來，成就自己，幫助別人。

一九九八年七月三日，想起離鄉多時，想起倚門翹盼的妳們，明天我就要回台灣，我拿起電話直撥回家，妳奶奶接到電話，我問起妳們：「我的三位孫女兒女嗎？」妳奶奶說：「很好，只是亭安時常想起他爸爸，就跑上三樓，望著她父親的遺像，呼叫著她爸爸，吶喊著要她爸爸，美媛、亭宇也跟著上去。三人哭成一團，實在叫我很難過，母女四人擁抱嚎啕之景，能不動容嗎？她們失去父愛，我卻失落了心肝。」說完陣陣的抽涕聲，從電話中傳到我耳裡，我強忍淚水低沈的安慰著妳奶奶。

離開高雄機場，我獨自駕車，妳奶奶的話，常在我腦中盤繞著，一路上獨自飲泣，爺

爺是性情中人，平常的豪氣干雲，卻抵不住妳們的淚雨，不知不覺抽掉了許多的紙巾，心想，也罷！就讓淚奔騰吧！反正也沒有人看到，就如此這般的抵達家門，看著妳們一如往昔天真、可愛，大夥兒聚在一起，其樂融融，就把那陰霾深深的埋在內心深處吧。

好了，夜已深了，祈求老申賜給我們及一切眾生平安、快樂。

妳們的爺爺書于馬尼拉市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編按：白柳乃是一位點傳師，

早期官考時，為治安單位主管，故護道不遺餘力，晚年喪子，其哀痛不言可喻，今化悲傷為力量，出國開荒。文中至性至情，閱者同傷。本文為李輔人點傳師提供。

